

## 73 修道院走私案

凌晨兩點，一輛小貨車駛進西西里島卡塔尼亞醫院，兩名嘉布遣會修士從車上下來，他們是兩名受人尊敬的神父，穿著棕色粗呢大袍，腰間繫著繩子，風帽遮住眼睛。

值班護士趕忙迎了過去，兩名修士說道：「車上有一個受傷的人，他是被汽車撞傷的。司機沒停車，有人跑來給我們報信……所以，我們把他送到這裏來了。」

兩名護士從小貨車上攙扶出一個 50 多歲的男人，他好像是股骨骨折，十分疼痛。

兩名修士上了小貨車，朝他們山中的修道院駛去。他們已完成基督教徒的職責。醫院值班護士看著他們遠去的車尾燈，心裏覺得納悶：「當修士大概能掙到不少錢，他們有一輛嶄新的漂亮的小貨車。真奇怪，好像好長一段時間以來他們都不募捐了。」

護士如果知道這兩名修士在他們棕色粗呢大袍下達掖著兩支手槍的話，就更詫異了。

這兩個不是假修士，他們的確是從山中修道院來的。這個修道院有個十分嚴肅的名字，叫「嚴律修道院」。

座落在埃特納地區深山的「嚴律修道院」引起卡塔尼亞憲兵隊的注意已經快一年了。該區的教徒們吃驚地發現他們看不到修士募捐了。這樣的「罷工」是從受人尊敬的馬利奧院長調到聯邦德國的一所修道院之後開始的。好像是巧合，新院長弗斯戈神父到任後不久便購置了一輛嶄新的小貨車……再加上給修道院提供食品的人不無驚訝地發現從此以後要為修道院提供上等的肉和魚。

隨後，人們看到修道院安上了電視，接著是暖氣。幾個月以來，運貨車沿著崎嶇不平的山路頻繁往返。

沒有一個人公開議論，因為如果修士們允許自己不再遵守嚴格的戒律，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至於農民則嚴格地遵守西西里島的戒律；守口如瓶。

所以卡塔尼亞憲兵隊長馬爾斯亞奧雖然知道修士們儘管不再募捐卻過著豪華的隱士生活，他表面上仍裝著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私下去決定對「嚴律修道院」進行秘密監視。要知道，在義大利，修道院可不是隨便可以碰的。

在那天夜裏，修道院總管神父和另外一名修士把受傷人送到醫院後的第二天，憲兵隊長真的起了疑心。這個所謂被車撞倒之後被拋棄在路旁的人照理應該提出起訴。當憲兵到了的病床邊詢問事情的經過時，這個男人非常奇怪，他居然沒有看見撞倒他的汽車是什麼樣子，他自稱是步行到修道院投宿的。

憲兵們發現國際刑警組織發來的通緝令上有一個叫羅伯特·聖迪尼的走私香煙的嫌疑犯與那個被車撞倒的人長相一樣，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了。

馬爾斯亞奧隊長帶著 3 名憲兵親自到修道院調查。穿過西西里山區行駛 17

公里崎嶇不平的山路方可到達修道院。修道院是一個中世紀建造的匪巢，它建在一個控制著一條陡峭山谷的岩石上。馬爾斯亞奧隊長不是以公務的身份來的，他沒有任何官方的委托。他只是來向總管神父詢問一些有關那個神秘的受傷人的情況。

一到修道院，他先是吃了一驚。修道院的入口大門連同半邊圍牆全倒塌了，修士們操著鐵掀、水泥和瓦刀正在修這道殘缺的牆。隊長向迎過來的值班修士問道：「怎麼？你們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噢，沒什麼大事，是卡車撞的！」

憲兵隊長立刻警覺起來；卡車！還有一個陌生的受傷人，自稱是在路上被車撞倒、送到修道院的。憲兵隊長毫不介意地問道：「誰撞的！運貨司機？我希望他能賠償你們損失……」

「噢，沒有必要……我們可不想讓犯罪的人去死！我們自己修理！」修士並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隊長不得不把話挑開：「神父，是您昨天夜裏把受傷人送到醫院的？不是嗎？護士告訴我們說是總管神父和值班神父。」

修士垂下眼睛，表面上看好像是出家人本能的卑微的反應，他答道：「您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見院長神父。」

「很好，神父，麻煩您去通報一聲！」

值班神父喃喃道：「我這就去……您能在這等一會嗎？」

正當值班神父去找院長時，隊長裝作若無其事地來回踱步，走進院子。正在忙著修理圍牆的修士抬起頭，神色猶豫。但是沒有人提出異議。

這時憲兵隊長看見了在院子裏停著的卡車……，他馬上就明白這是一輛國際運輸的巨型卡車！很明顯是卡車的後部撞塌了修道院的大門，因為卡車後部還留有痕跡。

隊長一直裝著踱步的樣子回到汽車邊，小聲地對陪他來的三個憲兵說：「等我去見院長神父時，你們想辦法弄清楚卡車上裝的是什麼。如果修士們阻攔你們，就說明他們心中有鬼。」

10 分鐘後，憲兵隊長到了「嚴律修道院」令人尊敬的院長神父辦公室。

白灰牆壁上掛著十字架，但是地板是新的。屋裏有冰箱、電話和電視機。弗斯戈神父是個年輕的神父，只有 40 來歲。他的解釋既感人又使人尷尬，他說，他對夜裏被送到修道院的受傷人一無所知。一些陌生人發現他在公路上，認為最好把他送到修道院。然後這些人沒留下姓名就走了。既然受傷人有一條腿斷了，最好是把他送到醫院去。

隊長決心單刀直入：「神父，請原諒我的固執，您肯定這個受傷人與撞塌您大門的大卡車沒有一點關係嗎？就是那輛放在院子裏的國際運輸用的大卡車。」

院長神父在回答之前保持了出家人的沉默。在他片刻的沉默中，修道院的院子裏傳來了槍聲。院長神父好像從彈簧上彈了起來似的站起來，打開抽屜，但憲兵隊長反應更快，他飛快地掏出槍對院長神父說：「別動！請您別動。」

正在這時候，已半打開的抽屜裏露出了一支 9 毫米口徑的手槍。一會兒，一

個憲兵氣喘吁吁地跑進辦公室：「隊長，卡車裏有一具屍體。一個修士想沖我們開槍，我們不得已只是朝天鳴槍。」

院長在隊長的槍口下只得敲鐘把全體修士召集到院子裏。他們一百多人都舉著雙手沿著牆站著。

在卡車裏的確有一具屍體和裝著美國香煙的箱子，準確地說有 4600 公斤。死者是一市民，有個男人坐在屍體旁邊的煙箱上，卡塔尼亞監獄太小，裝不下近 200 名修士，憲兵只得把整個修道院監視起來。

這是一件極大醜聞；在以後的幾天的審訊中揭出了如下駭人聽聞的事實：自從老院長到德國去以後，弗斯戈院長就充當香煙走私的「橋頭堡」。香煙來自聯邦德國，裝香煙的箱子上的標籤上寫著「農機零件」，到貨地點是以色列。收貨人的地址和發貨人的地址不詳。

事實上是修道院的老院長從德國辛根給他的在西西里島的繼任者運來了成噸的香煙。

卡車經過瑞士，打鉛封運輸不必經過海關，因為它只是過境。然而，一個德國海關官員以同謀犯的罪名被捕。至於義大利海關，他們也同樣不管卡車。根據提貨單規定，農機零件應經由義大利的布林迪西到達以色列。實際上，卡車經過陸海聯運到義大利的卡拉布里亞後，轉運到西西里島！……在西西里，等到天黑後經公路運到「嚴律修道院」。修道院作為批發、半批發和零售的倉庫。

但是卡車裏的屍體和醫院裏的受傷人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修士需要武器？事情的敗露完全出於偶然。那天深夜 1 時，卡車上有 3 個男人來修道院交貨。值班神父打開大門讓卡車進來，但是卡車進入內院時位置不好，它又向後猛地倒車，撞塌了大門邊上的圍牆，結果連門帶牆全倒了。羅伯特·聖迪尼和另外一個叫安佐·弗茲瑞在車後指揮倒車。羅伯特的腿撞到橡木門框上，他的股骨斷了，而那個叫安佐的更不幸，他的頭正撞在一塊大理石的石板上，上邊寫著：嚴律修道院，建於 1620 年。他當場身亡。

院長神父和卡車司機之間對這事立刻產生了分歧意見。司機想把他的同伙用常規的禮節葬進修道院的墓地裏。司機是個走私犯，同時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不願意用卡車再把屍體拉走。對於受傷的人，司機則要求馬上把他送到醫院。

但是院長神父不願意埋葬死者。所有的修士都被卡車撞倒大門的巨響驚醒……另外，對此事知情的人只有 4 個人，即：院長神父、總管神父和兩個負責零售的修士，其他修士全不知內情，在迫不得已時可以向他們解釋發生了車禍，若舉行一次葬禮豈不是太冒險了。

無論如何，院長神父已同意冒一冒險，把受傷人送到醫院。至於死者，可以在卡車裏過夜，等到天亮，再想法子找個充足的理由向全體修士解釋，好讓他們同意舉行葬禮。不知內情的修士有 173 人。在吃驚的審判長面前，院長神父解釋了這些不知內情的修士的作用：「他們有時幫助我們卸貨，但是他們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我們只有 4 個人知道。我們對他們說是秘密材料，是基督民主主

義者上層人物存放在修道院的。他們以為我們同上層有合約。」

上層就是梵蒂岡。對於審判長來說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總管神父和兩名修士的身上有槍。院長神父垂下眼睛答道：「這是因為我們怕在售貨時遭到流氓的襲擊。」

審判長驚叫起來：「售貨？你們還售貨？」

必須得明確交待，修道院的總管神父和另外兩名當作「保鏢」的神父在他們嶄新的漂亮的小貨車上零售香煙。在別的修士禱告時，他們偷偷地把香煙裝上貨車。買煙的大都是二道販子，有時是些孩子向外地的遊客成包或成條地兜售香煙。

受尊敬的院長神父隨著審問的步步深入越來越不受人尊重了。但是儘管如此，他仍保持著貴族的腔調，好像為了取得諒解，他解釋道：「手槍是一種安全的保障……我們曾多次受到黑手黨的警告。他們對我們的秘密走私大為不滿！認為是搶了他們的生意。」

審判長仍迷惑不解：「那為什麼在卡車上看護死屍的人當憲兵打開車查時要掏槍？而您，當您聽到院子裏的槍聲時，也試圖從抽屜裏掏出槍來？您總不願意打死憲兵隊長吧！從走私犯到殺死憲兵的凶手區別可不小呢！」

院長神父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慄：「審判長先生，誰知道憲兵背後是什麼人？誰知道這些憲兵是真的還是假的？很可能是黑手黨派來恫嚇我們的。」

尊敬的弗斯戈神父和他的同謀犯以壞分子組織、走私和私帶武器等罪名被卡塔尼亞法院判處 5 年徒刑……其他修士免于起訴。此後，嘉布遣會又一切恢復了正常。

----- (完)